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冰糖葫蘆》

兜風

劉心武

按說職業司機對坐車兜風不會感興趣，可「的哥」青嶺卻發出這樣感歎：「要能跟倪叔一起兜兜風就好好啦！」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倪叔到青嶺他們那個村子「蹲點」，吃「派飯」輪到去青嶺家。「蹲點」指的是幹部下基層工作一段時間，從「點」上取得經驗，以後再往「面」上推廣。「蹲點」幹部一般住在生產大隊隊部，吃飯呢，則由生產隊幹部分派到一些農戶，輪流供應，以一定的「工分」作為補償。青嶺那時候八、九歲，他娘給倪叔安排的飯菜好香，光那一盤炒雞蛋，就讓青嶺饒饒難禁，可是爹娘不許孩子們上桌，青嶺只能扒著門縫偷看，沒想到坐在炕上炕桌邊的倪叔瞅見他了，就堅持要他進屋上炕同吃，他爹娘怎麼代辭也無效，只好喚他進屋，青嶺那頓吃得好好！吃完饭，倪叔還留青嶺玩，青嶺給倪叔說了自編的順口溜：「河邊有個廟，廟裡盤個灶，灶上蒸白薯，惹來大老鼠，老鼠甩尾巴，想把白薯拿，狸貓猛一蹦，老鼠忙鑽洞，白薯滾出鍋，變個大青驢，四蹄呱嗒嗒，跑到老虎家……」倪叔聽了仰脖大笑，如今青嶺已經想不清楚倪叔的五官，但那天大笑的倪叔脖頸上暴突的筋腱，只要一回憶，還總能活生生地呈現在眼前。

後來有一天，倪叔結束「蹲點」，要回市裡去了，市裡派了一輛吉普車來接他。那年頭，青嶺他們那村子，有拖拉機，也來過大卡車，可是很少有小轎車出現，吉普車更是頭一遭進村，不知那最早見到吉普車的人是怎麼嘖嘖的，頓時全村轟動，說是「現代化來了」，那時候也不懂什麼是「現代化」，反正一聽說「現代化」就感覺幸福從天而降，連小腳老太太也忙出屋去開眼迎福，結果，村東的姚奶奶，不慎摔了一跤，磕碎了門牙——當時痛苦，幾年後家裡富裕了給補上了亂真的假牙，她老人家逢人就先嘖開嘴唇，然後說：「可不是現代化了嘛」，這是後話——且說倪叔把行李放上車以後，執意要找到青嶺，說是要讓青嶺上車，跟他在村邊轉轉，兜兜風。當時車邊圍着多少大人孩子啊，多少人的想坐進那車裡，跟着兜兜風，享受一下「現代化」啊，可倪叔只是一疊

聲地找青嶺。偏那天青嶺在河裏摸魚，人們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到，簇擁着來到倪叔面前，倪叔好高興啊，熱情地讓青嶺上車一起兜風，可青嶺那時不知怎麼地超常羞怯，任憑倪叔催、同伴推，就是沒有登上「現代化」……後來倪叔只好讓司機開車出發了，揮手向所有的鄉親告別。

關於倪叔的一切，若不是有偶然的線頭牽動，那相關的記憶都淡若煙霧了。前些日子青嶺歇工一天，捨了兩瓶酒一個蛋糕去給大哥祝壽，嫂子燒出一桌好菜，哥倆邊喝邊聊，大哥忽然說起，曾見到過倪叔。大哥是電器修理工，有回去一家修理冰箱，那位退休的老幹部給他倒茶水剝橘子，閒聊中，問起他原是京郊哪兒的人，大哥一說出口，那老爺爺先「呵」了一聲，跟着就問：「你們村有個叫青嶺的孩子吧？」大哥說：「那是我老弟呀！哪兒還是孩子！他孩子都上中學啦！」青嶺一聽這話，酒醒了一半，忙問：「倪叔他家在哪兒呀？」大哥說：「我成天跑東跑西活活兒，哪還記得他那地址？你看這倪叔也真怪，村裡那麼多人，他偏就問起你一個。」青嶺追問：「他還怎麼說起我？」大哥說：「他就是反覆說了好幾次：青嶺那個壞小子！」

青嶺跟我說起這事，問我：「我該不該千方百計找到倪叔，請他坐上我的車，免費一起兜兜風呢？我們可以繞着五環跑一圈，飽覽現代化風光啊！」

我說：「怎麼實施你的願望，我沒有具體意見。只是聽了這件事，我很受觸動。世上人們的感情，可以分三類，一類是真情，這裡面又包括親情、友情和愛情。一類是善情，或者針對具體的弱者，或者針對弱勢群體，對他們尊重、同情，竭誠地幫助他們。還有一類，就是美情。美情不同於親情、友情、愛情，不一定有非常堅實的基礎；美情也不同於善情；美情是完全超功利的，產生於偶然，就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忽然喜歡，然後就想用一種方式，來讓那人分享快樂，這種感情往往是只開花，不結果的。真、善、美這三類感情，其實最難獲得是美情啊！」青嶺聽了我的話，一旁沉吟。



密大的「金蘋果」

劉文飛

2009年3月9日晚，密歇根大學英語系教授拉爾夫·威廉姆斯(Ralph Williams)像往常一樣走進位於安吉爾廳(Angell Hall)的那間教室，開始講授他的「英語313」課程。突然，一群學生捧着鮮花和氣球走進教室，領頭的一位向教授和教室裡的全體同學宣佈：「威廉姆斯教授獲得了今年的密歇根大學金蘋果獎！」教室裡響起一片掌聲，事先沒有得到任何消息的教授頓時熱淚盈眶，他接過鮮花，停頓了一會兒，說道：「我很少有無話可說的時候，可是現在就不知該說什麼才好了。」接着，頭髮花白的教授調侃了自己一下，對同學們說：「我很小的時候，父母就對我說：『你這一輩子得做個有用的人，因為你的長相肯定沒什麼出眾之處。』我當時照了照鏡子，心想：『上帝啊，他們的話沒錯！』」

這則消息刊登於《密歇根日報》2009年3月10日頭版，該報還同時配發了一張威廉姆斯教授手捧鮮花、滿面笑容的大幅照片。

密歇根大學一年一度的「金蘋果獎」(Golden Apple Award)由一個名為SHOUT(Students Honoring Outstanding University Teaching)的學生組織負責評選。打開該組織的網頁，可以讀到他們的評選標準，即要選出一位「把每一堂課都當成最後一課來上的教授」，一位「不僅為傳播知識而盡力、同時也為激勵學生的志向而費心的教授」。密大的此項評選從1991年開始，先由全校學生在網上提名，並對其提名教授的授課業績做一個簡單評述，然後由SHOUT根據提名的「數量和質量」遴選出最終的獲獎者。據悉，美國各地的大學也都有此項評選活動。

拉爾夫·威廉姆斯教授從1970年起在密大教課，曾任英語語言文學系的負責人，精通拉丁、希臘、法、意、希伯來等多種語言的他，主攻的研究方向是中世紀文學和莎士比亞。但他講授的課程卻很廣泛，從「英語聖經」到「英語幻想文學」，有十餘門之多。威廉姆斯教授的授課據說非常生動，充滿激情，在學生中間很有口碑，甚至能把學生家長也吸引到課堂上來。早在1992年，也就是密大「金蘋果獎」創辦的第二年，他就獲得了該獎，此次，他不僅是密大歷史上惟一兩次獲獎的教授，而且他所獲的還是首度頒發的「金蘋果終身成就獎」(Lifetime Achievement Golden Apple Award)。按照慣例，每年度的獲獎教授都要被邀請作一堂「最後一課」的示範課，這裡的「最後一課」(last lecture)是一種比喻性說法，而在威廉姆斯教授這裡，它卻有可能成為他真正意義上的最後一課。根據報道，今年「金蘋果獎」的正式頒獎典禮將於2009年4月21日晚7時在密大拉克漢姆研究生院(Rackham Graduate School)舉行，屆時，威廉姆斯教授將作一次公開演講，然後，他可能就要退休了。

我很能理解威廉姆斯教授的笑容和淚水，對於一位從教近40年的老師來說，沒有任何獎勵能夠比得上來自學生的肯定和愛戴，這是桃李天下後的欣慰，也是得到精神反哺時的感動，就像一位含辛茹苦把孩子撫養成人的家長，突然意外地看到了孩子送上的一件禮物，獻上的一片孝心。

刊載這篇報道的《密歇根日報》(The Michigan Daily)，實際上就是密歇根大學的校報，它在每一期上都用醒目的字體標明：「本報於1890年由密歇根大學學生創辦。」一份由學生創辦的校報卻赫然用着《密歇根日報》的大名(在中國大陸，地名+日報的抬頭一進是黨報)，由此不難感覺到這所大學在密歇根州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再把這份報紙的來歷和學生們自主評選傑出教授這樣的事情聯繫在一起，又不難感覺到學生在密歇根大學校園生活中的地位。一所健康、自由的大學，應該不僅僅是校長和管理者們的大學，它更是教授們的大學，學生們的大學。

2009-3-13 於密歇根大學

傷痕文學的結穴

——以王璞《家事》為例

蔡炎培

十年文革結束，傷痕文學湧現，讓容的《人到中年》最先讓我落淚。三十年過去，王璞的《家事》面世，讀後深感不安；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大小說所特有的記號。

拼圖

首先討論王璞的處理手法。新文學運動以還，不知多少作家夢寐以求寫出一部「劃時代巨著」，可惜大多流於線性敘述，望小說藝術之門而過。我嘗說，現代小說有向詩看齊的趨勢。王璞的拼圖手法，在突破舊有小說的框框。小說中的人物，次第登場，他們全是「天眼中人」，碎片湊合起來，成就了大時代的悲劇；換句話說，也就成就了小說藝術。

油紙傘

十年文革，最暢銷的書當推毛語錄。王璞是「天眼中人」，自是滾瓜爛熟。熟能生巧，那一套文革語言，信手拈來，時見妙語。「油紙傘」這一意象隱喻，卻有畫龍點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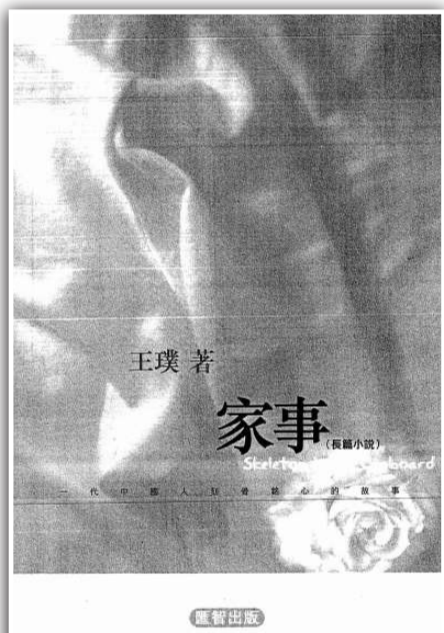
之妙。

「詩禮傳家遠」，舊時人心裡都有一個譜兒；船形劫的新青年王龍生(即後來革命青年陳峰)之所以被鄉鄰看中入贅，還是臨出門離家時，母親陰差陽錯，把「油紙傘」往他手裡送。

「油紙傘」意象一出，筆者掩卷微笑：跟我們大詩人的「和尚打傘」，有什麼和而不同呢？

驟雨

《家事》第四章《流浪者》附錄二小說：《驟雨》是我個人最欣賞的一章。作者陳峰發表時間一九三五年四月。短短不到二千字的說，觸及一個文藝青年未來一生的命運。王璞視點之佳，落在書店，順理成章得很。王璞在書裡盡顯花腔女高音的本色，通過他者的誤會，從而讓這對文藝青年從容走向命定的征途。「於是，在細雨中，這對青年便並肩朝着一個既定的目標走去。」



了我的身體，鋪向天涯的海水使我徒然張着絕望的眼睛。輪船後來又從海島向城市返航，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城市的樓群是我唯一想念和期待的東西。它終於從地平線上升起來的瞬間，巨大的喜悅撞進了我的心坎。那是個午後，我看着它冉冉升起，裹着朦朧薄霧，像一座紀念碑那樣高聳，一塵不染，沐浴過海水一般清新。從海面上升起來的我的城市，有着母親式的微笑，那一刻我也微笑着看着她，泊向她，她是我歸來的家園。輪船沿着海岸駛了一段，讓我觀看這座城市的美麗輪廓，那完全是由樓群勾勒出來的，烘托在蔚藍底色上的一幅畫，沒有樓群這座城市在海面上將不存在。

沿着不斷上升的樓梯，我登臨了那座霞光照耀的海濱城市，那時我正朝着海的方向，因此這一次，從海面上升起來的是我而不是城市樓群，樓群已屈下了它巨大的身子，把渺小的我托在肩頭觀看那片壯闊的海面。在海與我之間有一帶來了風霜的陳舊瓦面，那是兩條綿延的老街，老街的高度非常有限，它以灰色的瓦面遮蓋了頭部，如同戴了一頂敝舊的草帽，慚愧而謙卑地壓低了帽檐，使人看不清它的面目。年輕的樓群在四周生長，把它陷入了重圍，正如把人陷入了重圍一樣。那時我明白，城市的未來再確切不過，就是讓樓群不斷生長下去，直至填滿城市裡的每一個空檔。城市所剩的空間都是為樓群預備的，樓群是一種見證插針落地生根的植物，這種植物的群落叫做「石屎森林」，城市是宜於種植這種植物的林地，我們是在這片林地擁有或渴望擁有一個昂貴的巢的鳥。

我曾在芒叢的掩映下回望一座城市，那時我立在一小嶺頭，城市站得老遠，簡化成一幅參差的樓群的素描，我一轉身就把城市的繁華與浮塵抖落了個乾淨。我灑了兩耳朵寂靜的聲音和雀子的呢喃，還灑了兩袖筒野花香與草根味兒。嶺上滿是知名不知名的植物，清靜地生長，好像不知道有城市。樹木容許我在它們的間隙裡穿行，正像城市容許我穿行在樓群的夾縫中一樣，不過，這裡的樹木是站不出花園街、長青路，也站不出菜園裡、擔水巷來的。我有一天半天的工夫在這裡逍遙，用不着匆匆直奔幾巷幾號，而那些潑辣辣滿坡長的矮藤爬藤也着實絆人腳。那一天我愛在野叢中穿行的清涼感和與世無爭，然而我不是不能維持這種穿行的，我得回到城市樓群中去穿行，我的軌跡嵌在了那裡。我會在陽光下愛一座小荒蕪上的野花開草、雜樹亂藤，但假如夜色或者風雨來臨，那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趕在那之前回到了城市，我可能更愛城市的樓群。

樓群

蘇會玲

樓群在城市的地上不斷生長，如雨後春筍。雨後春筍這個詞令人聯想到山間的竹子。城市不長竹子，只長樓群，樓群佔據城市如同竹子佔據山間。樓群類似於竹子，或別的什麼植物，落地生根，高聳，挺拔，沉默，寸步不移，它們是有植物的某些特點，所以它們的群落被稱作「石屎森林」，它們只是綠色植物的枝節，以及冠搖葉擺之類的生趣罷了。樓房是城市人種下的鋼筋植物，城市人棲居在這種植物之上就如同鳥類棲居在樹木之上一樣。樓房改變了我們的棲居狀態，也改變了我們的行走方式，我們天天沿着樓梯上下，螺旋式上升，積跬步以至高空。我已經習慣於被樓房托舉起來，從頂上觀看一株植物，山楂樹，香椿樹，桑樹，桑樹或柿樹，並且習慣於清晨的鳥鳴從腳底下飄起來的感覺，也習慣於平視一隻喜鵲在對棟的樓頂上歡跳，沒有翅膀的我和鳥兒同一個高度，和窗外最高的那棵雲松



詩中的音樂

耿法

詩本身具有音樂性，被稱為詩歌，所謂詩情畫意，本身即充溢着一種流動的音樂節奏。唐詩中描寫音樂的名篇很多，傑出的代表作有三首，分別是李賀的《李憑箏篋引》、韓愈的《聽穎師彈琴》和白居易的《琵琶行》。清人方扶南稱這三首詩「皆摹寫聲音之至文，韓足以驚人，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李長吉詩集批註》)李賀的《李憑箏篋引》對當時著名的箏篋演奏家李憑的高超藝術，作了形象十分清新、奇特的描寫：「昆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皇。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夢入神山教神舞，老魚跳波瘦龍舞。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濕寒兔。」一連串奇特的比喻，將箏篋音樂的清脆、和緩、圓潤、冶麗表現得淋漓盡致，時而眾弦齊鳴，千軍萬馬，玉碎山崩，時而一弦獨奏，如鳳凰鳴叫響遏行雲。而「芙蓉泣露」和「香蘭笑」的比喻，更使人們不僅耳聞而且目睹了樂聲所表現的悲抑和歡快。這首音樂竟使得長安城中的冷光消融，還上達天庭，連紫皇都為之感動。詩人又以夢境的手法，以為李憑是進入神山教神彈奏箏篋，樂聲使老魚跳波，瘦龍起舞，連月宮裡的吳剛倚着桂樹不肯入眠，玉兔都聽得出了神，不去顧及露滴已浸濕全身。天上人間，撲朔迷離，亦真亦幻，神奇瑰麗，寄托着詩人的情思，形成獨特非凡的藝術境界。

韓愈的《聽穎師彈琴》摹寫樂聲精細入微，別開生面：「嘒嘒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風揚。喧呶百鳥響，忽見孤鳳凰。躡躡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簧。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詩中不但把樂曲的聲音和節奏所構成的情景展現得精細入微，惟妙惟肖，而且把詩人自己聽琴的感受和反應生動形象地展示出來，反襯出音樂的神奇，可謂獨闢蹊徑。

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對潯陽江頭琵琶女所彈樂曲的精妙絕倫的描繪也同樣膾炙人口：「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澌。冰泉冷澌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漸歇。別有幽暗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詩人不僅再現了千變萬化的音樂形象，還由此展現了琵琶女起伏迴盪的複雜心潮，為敘述琵琶女的不幸命運和身世作了音樂渲染，用詩句生動地塑造了一個處於封建社會底層的樂妓形象，使無數讀者為之灑下同情之淚。

儘管在詩中韓愈自謙說不懂音樂，所謂「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簧」，事實上，從上述三首詩中完全可以看出三位大詩人對音樂藝術的高度修養，堪稱音樂家的知音，正因為他們的深度理解和出神入化的揣摩，才使得那幾位或知名或無名的音樂藝術家們的卓越才華被人們千古傳誦，一直流傳至今。中國的音樂史應該記上詩人的這一筆貢獻。除了以上三首唐詩外，筆者以為摹寫音樂出色的尚有王實甫《西廂記》中「聽琴」一折中對張君瑞撫古琴的描寫，那是元雜劇(元曲當然也屬於詩)，更富有音樂的韻味，請聽：「莫不是步搖得寶髻玲瓏，莫不是裙拖得環珞叮嚀，莫不是鐵馬兒驚前驟風，莫不是金鈎鐵馬，吉叮噹敲響簾櫳，莫不是梵王宮，夜撞鐘，莫不是疏瀟瀟曲中，莫不是牙尺剪刀聲相送，一落千丈強。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簧。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詩中不但把樂曲的聲音和節奏所構成的情景展現得精細入微，惟妙惟肖，而且把詩人自己聽琴的感受和反應生動形象地展示出來，反襯出音樂的神奇，可謂獨闢蹊徑。

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對潯陽江頭琵琶女所彈樂曲的精妙絕倫的描繪也同樣膾